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卷之六

說林六

鑒戒林

越人尚鬼有所謂五顯神者幻鬼也能致百物亦能喪百物人莫不畏而遠之西谷偃者貪鄙人也謂鬼之可以致物也乃立祠而祀之朝夕致虔焉鬼亦憑其妻而遲之曰致什物珎偵家之所需無弗給也比其久也習以為常崇奉日怠其妻亦有貳心焉乃日攫所有而散之罔知所輸飯熟則汙其飯衣成則裂其衣葢羅瓦甓沙石而投焉偃

之夫婦膚體盡敗頓首乞哀朝夕弗釋也而鬼終不懌偃亢頷于天而求去之鬼人言而詬曰吾室嚴。

然爲宮給豫粟以爲食唶麞豭以爲膾吾何求於汝哉汝乃發字搭供祟狙列觴旦夕稽顙而致之吾讓汝之言亦嘗之至也而出入委心焉易其釋以膏粱更祝禍以賊殺吾亦何負於汝哉汝不惟信誓之憑而反覆是圖以汝之爲交友則賣其友事君則賣其國汝之肉庸足食乎乃縛炬爇火盡焚其室而大石瀆于同世之小人其始也朋比以取富貴其終也操機械以相戕其不為幻鬼之

[illegible]嗤者幾希矣

齊有大賈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從廚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為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為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爍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求西

蔡之獒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顧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栴檀施杙桷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顧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以娛其耳目君其顧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玉巵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巵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瞿思而應曰

微子之言儳死且不竊敬聞命矣乃散遣賔客焉

變奢靡之行

晋有六卿爭執政柄各樹其黨不相能也晋侯患焉謀諸叔向叔向對曰君何惟焉臣聞東郭氏之養猫也數十為群不相害傷也一投之腐鼠則破腦爪膚可立而待也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十百為群亦不相害傷也如束鷄豚妄投之則折骨決皮亦可立而待也今卿士之在朝非其姻婭則其知舊隙安從生大柄在前勢薰焔灼人人自謂可以倖致也而力爭之讒謗之毒慘於兵戈傾奪之謀

雄於戰鬬寧復念姻婭與朋舊哉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而欲殺之也所利在於人死也君誠能擇賢而任之選能而舉之近習毀譽無得而遷焉甘詞諛色無得而售焉祿有定秩爵有常班一或踰越按制而誅之雖欲樹黨以爭其將能乎不是圖也而寄柄於親倖之手惟所授之是妄投腐鼠與鷄豚也欲其無爭不可得已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

曰蜚廉而謂爲旦奭也隨夷而謂爲盜蹠也其有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予不見夫物乎謂鷺之爲鵠猶可也而今謂烏之爲鵠也謂驢之爲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爲馬也此以爲有因乎然人以爲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烏也人以爲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爲無因乎豈惟物哉閭須白台天下之美麗也而或以爲嫫母也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爲施嬙也人妍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爲旦奭而

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盜蹠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南郭雍曰人有言曰一兎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兎而足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兎在市過者不睨非不欲兎也分已定矣今之時何不然乎權貴之家侵人之田而耕之奪人之屋而業之偽券一入如以肉投餧虎也不復出矣攘牛羊而掠貲貨者又不可勝數也此豈不知有定分哉谿壑之欲難盈而官府之禁令不肅耳亡賴惡少方群聚而歸之以為心腹爪牙鄉黨見之如鷙鳥𧆞虎而不敢䙝

也若之何去之玄丘子曰子不聞里中之故乎其郭之郊有神叢焉其木大者百圍小者林立積數畝之陰猿猱集而棲之以百千計羅百物以食四境之內牛羊狗雞弗得息也百果諸穀弗得植也甚者攫人而臨之非操兵聚眾不敢復道其境鄉人患焉乃具豭脯酒果相率禱于神曰神與民非有怨也今聚群獸以毒于鄉鄉之人不堪命矣不惟群獸之怨而神是焉怨盍亟驅而去之是神之德于鄉無已也鄉之人且將約信明盟春秋之社刲羊豕潔豆籩以祀神歲歲不敢斁不然神有忝

德而鄉民亦有逞心神其何利之有不聽鄉之人聚而謀曰患甚矣揹軀而殲之猶可以免乃禱于里社椎牛釃酒徧享其鄉之人長者挾弓矢秉戈矛少者操火炬相嘯呼以行至則以網圍其四面爇炬以焚叢焰既灼諸猿猱皆跳躑呼號或殪于戈或斃于矢無一得脫者盡斬其林木裒骸骨以為京觀臭十年不滅今權貴之家亦神叢也而亡賴惡少則其猿猱也樂禍而無厭怨積如丘將操炬而火之者至矣

荆人有五子其一獨孱也學縱橫之術凡孫吳

之法申韓之書無不熟也共一學爲騶相有無屠
百僨逐什一之利累息以鉅萬其一學爲醫明岐
黃之道究靈樞之旨察百病而療之其一學爲卜
設肆市廛爲人言禍福死生日取數十錢以育妻
子共一學爲巫祈祝於里隣昏而出旦而歸旦而
出昏而歸豭脯果羞無日不宿于其家獨孫庸以
策干荆王荆王任之入謀政事出治軍旅寵以上
大夫之位旌旗前導甲士如雲連駟結轡而過其
鄉大合樂以饗鄉人酒酣執爵而起曰夫人不可
不慎所圖也我昔與若等共業也日夜淬厲之期

以干諸侯而取富貴而天奪其聰暴棄不力甘心糊口於巫醫騶卜之間不已辱乎其四人者顏赧氣喪而不敢仰視既而王殺子玉晉人軍於境上王乃用庸為將帥三軍以禦之戰於樊鄧之間楚師大敗隻輪不返王使人致命曰寡人待子不為薄矣楚國之用兵諸侯所聞也今一戰而覆三軍四封震動寡人無以復見於宗廟子其圖焉庸乃引刀自刎王哭而尸之盡沒其妻子諸弟傷之私相謂曰我等幸無知也偃蹇窮閭以苟旦夕之命亦如伯氏之聰將無及乎

季武子專魯國之政子家羈言於魯君曰魯國有
公丘乘者君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公丘乘龜蒙之
巨室也曲榭連雲雕梁造日牛羊溢郊坰魚雁瀟
藪澤錦繡金玉充牣于府藏一旦有魅鬼者自称
令孫封通謁於主人曰臣齊之公族也得罪於主
君以亡願得望見公子之清塵主人收謁而見之
則美丈夫也曰子有何欲曰願為廝役於門下惟
所使之矣主人初頗疑之稍委事焉使之治田百
穀豐登使之監牧牛羊茁壯使之收息倍其常數
而入焉主人才之蓋使主幹家政自閨闥以及款

藪無弗屬焉令狐封乃盡淫其姬妾竊貲貨以歸市其奴僕客有至門者即為釃醴珍羞以享之無不滿意焉主人數問曰令狐封何如其姬妾曰令狐封賢者也問之奴僕亦曰賢者也問之客亦曰賢者也令狐封乃益務媚惑導主人以淫樂狗馬聲色之好日甚出則臂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燕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窮海陸之珍而為長夜之飲歌鍾不徹于懸舞女不解其飾有白事者輒曰是在封也或不禮於封即譏而殺之久之人知有封而不知有主人主人之子乘間言曰蠱甚矣不

已亡無日焉主人以為緣巳也而怒之幽之別宮淫惑滋甚乃盡散其家資主人卒窶以死既乃掉臂而去之令君之國有令孫封而不知也公室日卑能不為公丘乘之家乎

卿大夫有被薦於相國者所知勸其無行曰昔齊宣王聘女於鄭隣父謂女曰子必無行王多欲之君也燕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靡曼之容陽阿之舞激楚之音蓋充牣於後宮矣有數年而未得一見者子柰何以如玉之體而委諸閑曠之宮乎此猶可言也王朝幸而夕廢夕幸而朝棄一不當意

則褫其容飾而殘其肌膚曾是足以為托乎此猶
可言也王惡貞靜而好便儇喜淫瀆而賤修潔狹
媚狗狎者斯須不離左右而正色修儀者終身不
得一覯焉今子目不流視笑不見齒步不觸琚遂
瀏而趨竊非子之事也此猶可言也王好讒而喜
殺佞言之入如投甘臙不俟其畢而齒牙齗齗矣
鄭袖之徒且交錯於帷幔之間吾子得無畏乎女
之父母可王之聘女以色也吾女之色閭胥不如
王柰何不愛而以是瑣瑣者為憂乎遂許之婚納
采有日矣隣父復言曰爾不從吾言以至於此悔

將無及然尚有一策焉王所最幸薛娃者王視以為欣戚娃怒王食不甘味娃喜王輙跳躑而歌進之一言則反干戈為琴瑟易日月以震霆齊國莫不聞然其人好貨谿壑無厭也子之父母若為致明月之珠結緑之寶月支之香七襄之錦持以薦諸娃則娃必大讙於子矣譽其所美而庇其所短將日薦王之寢豈惟罪謫不及抑寵禄其未有艾乎父母曰如叟之言將不有定命乎不聽女歸于齊三月宣王絶憐之其父母曰叟言誠妄幾誤吾女既而衆女構之薛娃讒之遂無當於王意幽之

下宮又謂女有怨言也乃去眼薰耳斷手足以死子欲赴相國之召其覗諸鄭女也則可

會稽之山有象麓焉群峰交結衆水汨汨滙其下見入而不見其出望之知其為神區也爰有越王之祠甍棟連雲松篁蔽日金書蕩射錦幡連翩累崇階而上者數百丈其旁則有鬼判祠焉盖聽命於神者也神能見靈奇致風雨四境之内凡水旱害哉率走而禱焉禮神亦禮判也然神實無私而鬼判則能為禍福不如願者輙降以祟久之人益神鬼判而不神神牲牷酒脯日數千其庭其始也

十里而至其繼也百里而至其繼也千里而至人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惟鬼判之祈產男女也則書其姓名月日禱而焚之曰是鬼判之子也男女亲長終身必尸祝焉甚者鬻田宅捐衣食以事神其弗效也則曰是禱之未虔乎俎豆之未豐乎而終不知悔乃神之祠則闃其無人焉既而有唐大夫者守越謂越俗之佞鬼也而欲變之又惡鬼判之為厲也首至其祠而數其罪令僕夫各薙蓁莽束炬以焚之遂併神祠而爇焉石瀆子曰鬼判之為厲也宜其及也而神亦不得免焉豈非君國者之

烱鑒弍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壠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

擧曲木不中於材秕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晳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夭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

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績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簃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

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苛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禹微仲曰天下有至險子知之乎禹微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銜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矙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壁剌天絕壑千丈妖草怪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究其腰飛鳥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澒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澒洞浩瀁黃流浴

日怒沫舂天鷇鵬蹩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洄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曰藏鈹魚膾伏甲樂宮禍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須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蜮以施毒螫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罝網以弋貲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于斯猶攫賢良之昇跡也而況兼而有之乎

公都子中少好修姱長而益厲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其為文也以六經為師其

則慕伊傅周召之烈建業與事孳孳如也然踪跡所至譽者半而咻者亦半凡三咻而三黜焉人咸疑之公都子申亦自疑也侯無石見而解曰子何怔乎飛鳥之聚也嘈嘈唧唧上下頡頏人朝夕見之莫之或害也一旦有五彩之雉戛然鳴而集焉人莫不睜目詫之思援弓繳而射之矣封丘之壙群牛牧焉其角戢戢其耳濕濕行者過而不睨一或掌以虎豹之皮則爭先而逐之矣豈惟物哉五達之衢往來如織莫或誰何有一人焉被文繡之衣鳴珩璜之佩翔而過焉童子譁而隨之閧然空

其室廬非其人之招之也所服異也是故遠害莫如省已省已莫不善於立異苟有異於衆焉往而不三黜苟無異於衆孰不願以為肺附乎公都子申曰子之言誠然矣然規不可以為方矩不可以為員是亦有定質焉吾獨且柰何哉

齊與晉交兵連戰而連北問於鮑莊子莊子對曰君今有千里馬也縶其足而使之馳能馳乎曰不能也條蒼鷹而使之攫能攫乎曰不能也有健夫焉束其手而使之鬬勝乎不勝乎曰不能勝也然則君何怪乎連戰而連北也昔王者之命將也跪

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而後能成克捷之功今君之用將也授之約束而遣之震之刑戮以懼之又使所辇左右監焉疾行則跋其前緩行則疐其後刀在其頸而旌懸其心又何計而能勝乎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治兵假陸機爲河北大都督將軍以討長沙王孫惠諫曰不可夫陸機文學侍從之臣將兵非其事也必欲使之臣恐王之噬臍無及也穎曰大將貴謀而賤力者也機上明乾

象下察地形自黄石素書三畧六韜以至孫吳司馬之法莫不畢習明如指掌胷中甲兵富於武庫且機之祖父皆吳大將名震宇宙此將種也非機莫可使者矣孫忠曰以臣觀之此所謂象虎者也臣之里人患群獸之多也乃作象虎焉編竹東萮蒙以皮革畫以斑文猶然虎矣以之而懾群獸豺貍之屬或疑或避里人謂其可恃也遂舁而適壙禦猛獸焉獸乃奮其爪牙搞而磔之里人中傷而死今機雖察於三才之故盡讀古兵家書而未習於擊鬭攻刺之法此里人所為象虎也用之鮮不

敗矣臣又聞之以戈舂黍戈非不利而黍終不可得熟也以錐飡壺錐非不銛而壺終不可得飡也今機之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其為文也如玄圃之積玉如五河之吐派誠一代之奇絶也若使以文學之職從容侍從則其所述作將鼓吹六經鏗鏘金石楊雄枚臯之徒可企而及也一旦欲用之於戰陣則何以異於戈錐之繆用者執不聽遂使機將二十萬人以行臨戎而牙旗遽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皷聲聞數百里漢魏以来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與長沙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積屍盈澗衆口從而譏之機遂遇害

商丘之雉相與謀所托擇便利而居之一宅於山阿一棲於沮澤一依於林莽一止於田樊期以遠害而全其族未幾宅山阿者老狐决竇而入攫其子而食之棲沮澤者獺潛盜焉而磔其雌依林者主人張網而羅之小大委羽焉其田閒之居又為田父所逐投以瓦石數瀕于死見鴻之免害也復相與謀焉鴻謂之曰子能翔於廖廓乎曰不能能泊於大海乎曰不能能棄妻子而離飲啄乎曰不能曰然則子之患未有釋也彼山林田澤之艰將

何地而不然乎雄乃仰天而嘆曰吾爾縣令賢良雄引子而馴其旁童子莫敢逼焉其何患之虞今不幸而不之逢也終將何以活命乎乃自經而死

無憂子曰今天下之患多矣夷寇陸梁宮于内地連艘而深入者蜂屯蟻聚而莫之勝禦也遠近騷惟荼毒其倖存者亦莫不蕩析離居昔日繁盛之地莽為荊棘之區禍變亦已極矣而甲兵未利士卒未練儲偫未充城郭未完望風而倒戈者皆是也而當事者猶泄泄從事環視四方亦莫不然將何以為逃生之地乎方且彼此相視偷旦夕之安

是雉之不若也
成蒙素稱佞邪不修行撿縉紳咸鄙之乃力媚楊
國忠以取富貴氣燄甚張也其友鍾離夷見而告
之曰子亦知東海之洋有巨魚乎其大吞舟激飛
濤驅怒沫而遊瞬息可百里百蟲莫不慴伏焉一
旦蕩而失水困于泥塗則螻蟻得制其命今夫權
貴之人亦吞舟之魚也能保其無失水乎沙丘之
鳥巢於石谷震風不驚驟雨不濡雖長子孫無患
也有一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拂然而風則葭
折而巢壞子亦且毀矣夫鳥之為巢同也而安危

判焉則所托者異也吾予媚權貴以取容逞欲而
不知悔吾懼予之爲蔽帚之巢也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
土木以爲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
除而陳之雜沓賓筵粢爛室庭可恍而不可啗此
之謂食妖輿隸而首縉紳之冠臧獲而被綺縠之
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
施於絺綌藻繢加於廁牏此之爲服妖道德不師
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爲博逞鉤棘以爲
奇以徑超頓悟爲絶學以博聞廣見爲習迷穿鑿

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為學妖峻刑罰以漁貲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縉紳而狎徒隸以寗郅為豪雄鄙龔魯為寛緩薄隨夷為孤介譽蹠蹻為才諝官以賄遷罪以債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犢骨肉而仇讎弱者為鬼蜮強者為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為裏訕白以為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斁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為異乎

隋煬帝厭棄萬幾荒於聲色大興苑囿臺池之役

朝而問於群臣曰四境治乎曰治邊圉嚴乎曰嚴偵候明乎曰明倉廩實乎曰實士馬強乎曰強甲兵精乎曰精曰然則寡人將日娛于深宮而無患乎四封之吏有白事者司馬門遏之朝之大夫有欲白事者宮門遏之歛棘而民貧役繁而衆怨四方洶洶思亂而帝初不知也盜賊蜂起而帝亦不聞也高熲曰國危矣樊圃之鈌也鷄豕突而棲之墓門不飭狐死將遊乎其中况於朝而可以廢政哉國之亡無日矣乃直諫而死未幾四方兵動而廣陵之難作隋遂以亡

南宋之季韓侂胄為相胡騎徧于中原土地日蹙宮闕震驚人皆以為累卵之危而侂胄則以為太山之安也方且竊弄威福誣上行私日漁四方之貨賄而縱其淫樂所親戚規之曰僕聞南濵之陰有桑焉其大數十圍干雲霄而上者數百尺枝葉童童若車蓋也而蠹實宮其中族類漸繁時其動息而蝕之風雨不侵鳥雀不啄自以為安矣比其久也瀋液既乾而膚理盡㪚自頂至踵枵然空也震風從而擢之木遂以折而蠹則盡死矣蛲蛔之處人腹中也飢而食焉渴而飲焉亦自以為安矣

脂膏既竭而元氣不屬人因病羸而死蟯蛔稿[illegible]令公之所蔭則大柔也而所托則腹中也晝夜齧而弗止得無俱敗乎不聽未幾虜衆益迫依胄帥師以禦之大敗而歸詞戍于閩未至而殞首于木綿

陽山之麓有神焉降靈于鄉禍福踵至鄉人創為之祠廟貌赫奕遠近奔走神乃擻颮颮而數之曰汝胡假靈於山變幻百端或隱于竇或匿于樊揚沙發石闖戶踰垣飲人之血脯人之肝汝其改圖焉不然則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妖狐而數

之曰汝胡綏綏其形旲旲其精攀援屋角出入疏
擩或為艷女或為狡童乘人之昡大肆淫蒸汝其
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蜮
而歎之曰汝胡么麼其質腥穢其氣或伏道旁或
潜水瀕含沙射人中者立斃人於何仇為此暴戾
汝其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一
一受命而退蜮謀曰神新而嚴不可犯也我等其
能改行乎狐曰無巳則去之魍魎曰雖然曷少嘗
之不聽而遽未晚也乃相與扣神匍匐階下蜮進
而言曰知無所逃罪行有日矣然恐神之無以為

娛也顧爲神致明月之珠于闐之玉南交之文犀西域之琢貝以飾神之冕弁何如琢進而言曰未也顧爲神致山龍華蟲之繢宗彝藻火之章黼黻文繡朱紫玄黄丹青瑣闥金碧雕楹麗如雲錦粲若華星何如嫺魍又進而言曰未也願爲神致靡曼之姬婉孌之娥凝玉雪敷舜華緻青睞揚素蛾霓裳羽衣之舞洞波遏雲之歌搖納都梁之香翠翹翟鬋之華以娛神之左右何如神俛而若思默而若契衆鬼退而謀曰神巳心諾矣盍如其言而致之神乃大喜遂用爲嬖近以求其所欲惟恐不

給焉黎丘平日魍魎狐蜮之詹人神非不知也魍魎狐蜮亦非不畏神也一中其欲而反倚為心腹爪牙欲民之無殃何可得也

有神祠濱于溪中祀木偶焉行者過而欲涉適暴雨新漲跣而褰裳逡巡不敢渡計無所出乃曳木偶橫之於溪遂跕足以越有一人踵至閔神之齧於水而將毀也扶而起焉植之於祠再拜致禮神乃大怒賊其心腹其人顛踣欲死或謂神曰彼仆汝於溪宜有罪也而汝則釋之植汝於祠宜有德也而汝反禍之其意云何神曰凡為禍祟者能加

于其所畏而不能加於其所不畏彼其仆我者也心已無畏矣吾安得而禍之其植我者也方畏我也吾是以示靈焉於乎欺君誤國者卒得逃誅而守法盡忠者往往蒙禍自古及今蓋亦多矣豈獨一木偶然哉

泉川子謂石瀆子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是則然矣天不變者也作善降祥作慝降殃天之所司也然而今有不盡然者何也將天亦有變乎石瀆子曰天無變者也其爽焉則天之未定者也泉川子曰不然陰陽相盪剥復相生終始相禪否泰相仍

天之道也天亦不得而逃焉者也人知人之易也而不知神之亦易也今之宰物之神蓋非古之宰物之神矣不然何古之直而今之枉何古之公而今之私何古之昭昭而今之昧昧也石濆子曰此所謂天之未定者也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天之勝人者其常也而人之勝天者其變也常者什九而變者蓋什一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瞢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此之謂也

芝園外集卷之七

說林七

博志林

子貢見漢陰為圃者教之作桔槔圃者忽然作色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也羞而不為也今夫禮樂交際所以盡倫也宮室服用所以養生也棺槨衣衾所以送死也城郭溝池所以域民也干戈甲胄所以禦亂也此皆以機心為之而聖人作

之後者師焉以其不可廢耳然在漢陰圃人必且恥而不為而況於相欺以智相奪以力相傾覆以陷阱豈直為桔槔而已哉楊朱之泣岐路墨翟之悲素絲蓋皆漢陰圃人之類也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得不恭乎石祁子曰恭士之言善矣而非其至也夫敬德之輿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天子敬以

保天下諸侯敬以保一國大夫敬以保一家士庶人敬以保一身

人情貴鵠而賤雞雞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氓而不威於宿丐也社氓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相如既至則疎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

衡而實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鍊得楊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羵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吏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恠受賕骫法變亂彝常此臺省之恠奸闌出入與虜為市以敗為勝以功為罪此邊鎮之恠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恠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恠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

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商咄魯之美麗人也魯有惡者閭里不親賓客不近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隣人莫不笑之夫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惑於愛也且夫貌易稽也至美與至惡不難辨也而猶以愛易其真又况隱微之事與疑似之跡哉故愛而不匿其惡憎而不沒其善然後可以定美惡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已而罪我也亦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君子曰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盖有見於此矣彼子路之結纓於孔悝蔡邕之受誅於董卓其皆不師禦寇之智者

乎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脗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徵相人者或以洞微察幽或以應變不滞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飭躬匪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嫉邪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

于知人一也

學之於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

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霸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安佚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伐檀之詩刺素飡也其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言夫不耕而食者也其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言夫不獵而獲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耕也皆有獵也天子以道耕天下以天下獵諸侯以道耕一國以一國獵士庶人以道耕一

身以一身獵其致一也昔人有好獵者曠日而不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思其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致之於是還而疾耕疾耕而家富以其貲致良狗則獵而數得獸矣是故欲其獲也先獵欲其獵也先耕天子諸侯有不耕而成霸王士庶人有不耕而成安富者未之有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爲蛇之行也將加害焉子不如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否祁子曰今之趨附權貴者皆田成子也奸也而譽之爲忠佞也而譽之爲直貪也而譽之爲廉險也而譽之爲順奔走推戴而倚之爲太山是猶蛇之相銜負以走而誑人以神君也徒黨日盛而權勢日灼又孰能辨其真

僞哉
與正直之人交始雖拂逆而卒賴以周旋譬之樹
菌桂者長茂雖難而終得其芳者也與諛佞之人
交始雖順適而卒相賊害譬之樹枳棘者長茂雖
易而終得其刺者也昔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
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
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
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
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於人而不以其道則不可以入道矣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為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齵瘥則疾號而齵不為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于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兎非不欲兎也以鹿之為利大也以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揹銖兩也以千金之貨重也

東海有一鳥其一類鶖奔走水上嚳嚳也不問我

腐涅沙必唼之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已跂行喙豕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鷀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若繫繫然者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為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之類也安分以養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為得失哉

唐昭宗有常弄之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

宴佐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令左右殺之元順帝有馴象解識音樂蹈舞應節　太祖革命宣至殿前令之蹈舞象俯伏流涕終不為起　太祖怒而刺之夫猴與象山林之惡獸也甘榛栗嗜菽粟已矣非有禮義之性知君主之分者也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起居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蹈舞懷撫育之恩而殞身以為報孰謂異類而能然乎彼叔孫通數易其主馮道歷事五朝李陵身為降虜陶穀袖出禪文其視猴與象也何如哉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將亡也桑柔之詩作夫友

無君父之尊無兄弟之戚無夫婦之愛然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序夫婦不得不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友也世之治也推賢讓能聲應氣求而可以保合太和元愷之同朝九官之相讓是也世之衰也熱附寒棄擠井下石而相尋干戈八關十六子之比周征文之交構是也故觀世運者觀之友道而已矣

客有適於楚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乾鵲慧黠狸狌猶為人言誇於衆曰麒麟鳳皇莫若是人乞特世之人貴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

或曰能通五方之首乎曰不能能諧六律之和乎曰不能能應對賓客乎曰不能曰然則是惟也而非瑞也夫麒麟鳳皇身被文章負陰陽之粹含天地之靈刑政頗僻不至其國毀夘殺轂不游于郊是以一出而為聖王之瑞亦何取於言哉今非其時也而二物者至非所宜言而媢人以言不謂之惟而何如以山都乾睪為異於麟鳳也則是優孟賢於孫叔敖而上林嗇夫優於張相如遠矣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農聖於藥黄帝聖於兵后稷聖於畊垂聖於工藝

聖於樂大撓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
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
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
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
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乎上五岳
奠乎下五方以圉民人之有體也外以五形內以
五臓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敘以五典人之有耳
也諧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
口也調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天地

之數萬物不能全
之故最貴於萬物
螬殘之木不可以
守質有所礙也前
函不可以當戈戟
之至於用相而無
陳讓不聽既拜鄭
下無人矣鄭祭曰
謂宗戚曰歌後議
以疾乞骸得致仕

而人全之萬物不能制而人制
柰江湖樸樕之材不可以棟宇
綵為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
誠之不可掩也用物者皆知慎
不知慎何哉昔虞玩遷司空玩
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
平章事制下而祭駁之既視事
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日
夫玩祭之君不知二人者之不

可也而相之玩與祭也自知其不可而辭焉彼誠知天位之不可奸而僨轅覆餗之罪大也世有蒙負乘之愧懷罷鼠之貪罪惡貫盈而猶不知止其視玩與祭也何如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烏集承塵之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烏者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已而化鳥

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憂斯集矣夫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夫二子之遭時同也其憂患同也而卒不免於殺身之禍徒有甘軒冕之羈馬安爵祿之陷阱濱於死而不悔也豈不關二子之言者哉

天以一生萬物地以一成萬物帝王以一宰萬物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而已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然五音非自為音也宮立而五音形矣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

也然五味非自為和也廿立而五味停矣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然五色非自為文也白立而五色成矣五常之道不過五而道之變不可勝用也然五常非自為道也一者立而五常著矣

狸頭愈癙鷄頭已瘻宝散積血斵木愈齲此類之相推者也鵲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鼈潦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厲利劒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𪊑䴠在頬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鹿繡以爲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黂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此有所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天下之道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疑是非也有是於此而非於彼有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偏是非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衆士隨人以爲是非曲士執已以爲是非

皆非真知也惟至人能是天下之真是能非天下之真非此真知也昔有人問於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黕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辨也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别白黑與人異人之言是非以口定是非以道不深於道而欲定是非何異於瞽師之說色者乎

無憂子謂無營子曰人皆有營子獨無營何也無營子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百無一焉痛疾哀苦居其半矣競耳目之觀瞻規死後之餘榮而不得

肆志於當年之樂是何異於縲梏乎吾懼其以是
喪吾生也無憂子曰子亦非達生者矣生民之所
以不得休者有四事焉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
為貨有此四者是以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無已也
子知外名位與貨也而猶兢兢于壽不已惑乎吾
嘗聞髑髏之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挺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
也或謂之曰吾將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
父母妻子鄉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
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知乎是則壽乎不

哉乎皆非吾之所知也無營子再拜而謝曰家也
未之達也乃今得聞命矣
人不皆周公則天下無全才人不皆孔子則天下
無全德故修己者當攻其短而用人者當因其長
才專一人則一人之任也才兼十人則十人之任
也才兼百人則百人之任也才兼千萬人則千萬
人之任也是以國無棄人而官無曠事古之人行
之矣如必待騕褭飛兎而後駕則世莫有乘者矣
必待毛嬙西施而後匹則終身無家矣必待古莫
俊而後用則國無與為治矣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必以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以賤然而治世之所貴必其才高而行潔者也亂世之所貴必其能薄而操濁者也是以伊尹箕子皆命世之臣也伊尹遇成湯而爲相箕子遇商紂而爲奴子胥子房皆謀畧之臣也子胥遇闔廬而齒劍子房遇高帝而爲師遇與不遇也是以卞和之獻璞三刖其足而卒爲天下後世之重寶大臭之夫不容於妻子而海濱之人宜之夫事則亦有然者矣何獨至於賢而疑之

人有言曰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故三軍之衆其進也以鼓其退也以金萬斛之舟其左也以柁其右也亦以柁執其要也車之大也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户之高也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開闔失其要也是故君子之應世以一待萬以簡待繁以有度待無度

人知同己之為德而不知異己之為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己為德者也晏平仲之於陳鮑

叔向之於欒郤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癘也而可以攻玉鹽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濯錦灰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人有恒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身然事君以身者十常八九而事君以人者十不一二是故入朝則見始終則相傾蓋未有以少室周之事相告者也少室周者眞膺賢戀人也為趙襄王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襄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乃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夫少室周力士也而猶知舉其勝己者況不為少室周者乎

埏埴以為器刳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鍾因其質也攢馬而馳服牛而耕雞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之所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樂伯夷興禮義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塹峻則强暴不窺崖峻則洪潦不溢防峻則貴賤不相躐是故為天下國家者莫大於峻其防夫峻防非以驕下也所以已亂也是以君子重之昔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否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

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故不鼓也夫嫌疑之際而儒者慎之若是使為臣而不犯嫌疑為君而惟嫌疑之防也國欲不治得乎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柢也水者地之血脉也美惡賢不肖之所出也齊之水踔厲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埒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埒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
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治世也法水以清民心則
欲不汙法水以一民心則行無邪故曰水也者聖
王之所以為治也

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而不知人梟之不祥也皆
惡狐之媚惑而不知人狐之媚惑也梟能食父鳴
則殺人狐有雌雄能惑男婦然梟狐之為害也一
方一家而已矣而人之為梟狐者則天下國家之
害也州吁弒完商臣弒頵無知弒諸兒商人弒舍

此梟也王莽篡漢司馬昭篡魏劉裕篡晉朱温篡唐此梟也文帝之鄧通武帝之韓嫣成帝之董賢此狐之雄者也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狐之雌者也此數人者人主不以為妖而寵之嬖之大則亡其國次則亡其身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戒可不謂大惑與

日之昃也有時而中焉月之虧也有時而盈焉風雨之交也有時而散焉惟讒言之害人無時而息也名高則忌必深忌深則為讒必力讒力則人必疑人疑則名必損是以聖人聖焉詳納言之命著

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亦云嚴矣然而青繩之亂貝錦之成迄不少衰以忌名者衆也此非必於其人有怨也毀人之長乃所以文已之短耳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故世無成王則不能明不利孺子之讒世無威王則不能昭即墨之毀世無孟子則不能釋割烹癰疽之謗居今之時而欲人之無毀也不亦難乎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乘其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成名乘其壯也而從政

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酖毒而忘不朽之遠圖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抵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瘠乘其壯之謂也

狄仁傑與鄭崇質僚也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其母老且病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與劉禹錫友也同罹黨禍以謫宗元以禹錫有母不可俱往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友道之衰也故谷風之詩杕杜之詠聖人蓋深著戒焉然世之人利則相覩害則

相避此猶飛蛾之見火而集叢爵之驚彈而散者
也故孟嘗之客失相則去而再相復来汲鄭之交
得時則聚而失時則散人情大抵然矣如狄與柳
也以友之毋為已之毋以身之難代友之難視絕
域為安邦以死所為歸舍急難之義世豈有二乎
哉生則擅譽於當時沒則流芳於汗簡盖非以倖
而致者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
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
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救藩呂夷簡

誘富弼往契丹盖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為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為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若主昏政亂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為也